

Roger Green 博士，《宗教改革至今》，第 27 讲，现代神学

© 2024 Roger Gree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在他的教会历史课程《宗教改革至今》中讲到的。这是关于现代神学的第 27 节课。

嗯，是 12 月 9 日。12 月 8 日那天我们还没在一起。1854 年 12 月 8 日，罗马天主教会于 1854 年 12 月 8 日发表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声明。

那会是什么时候呢？1854 年。那是圣母无染原罪的教义，于 1854 年 12 月 8 日宣布。所以昨天是那一天的周年纪念日。

但现在已经是 12 月 9 日了。这似乎不太可能。好吧，我们先祈祷，然后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仁慈的天父，我们停下来，怀着感恩之心回顾这门课程。我们感谢您给予我们相互教导和相互学习的机会。我们感谢您帮助我们看到从宗教改革到现在基督教思想发展的广阔视野。

我们感谢你们在这方面给予我们的帮助和支持，帮助我们塑造自己的思想和神学，让我们明白在我们所处的社区和教会的背景下什么是真实的。因此，我们对此心怀感激。我们感谢学生们，并祈祷你们能介入他们的生活。

再过几天就要参加期末考试和论文了，也许他们要参加讨论小组或做演讲。我们祈祷你们能给他们额外的力量，让他们能够完成课程，并以一种好的方式完成，以一种既能给你自己带来荣誉的方式完成。因此，我们心中充满感恩，感谢这一天，感谢接下来的一周，感谢所有必须完成的工作，我们祈祷我们能像对待你们一样对待你们，我们奉主基督的名高兴地祈祷这些事情。阿门。

哦，顺便说一句，戈登学院将首次以电子方式进行课程评估，因此将不再有书面的课程评估，所以你们会看到有关通知。我不知道它们会如何进行。通知会

直接发给你们，然后告诉你们如何填写表格等等。好的，我现在读到了教学大纲的第 15 页，现在是真正的忏悔时间。

我很快就从 E 转到了 F，没有学习 E3，即当今基督教神学的本质，然后我直接转到了我们上次打算讲课的地方。我直接转到了 F；基督教从其他宗教的角度审视自己。所以我要完成 F，然后我要回去，也许这是一种很好的完成课程的方式，即当今基督教神学的本质，我们今天在哪里？然而，基督教从其他宗教的角度审视自己。我只想在这里快速做两件事。

第一，新教和罗马天主教的对话，我们已经提到了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徒在开始对话时对彼此的态度，其中，我们提到了新教徒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问题，你们的笔记里可能也有这个问题，对吧？然后，我们还提到了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徒之间的问题，你们的笔记里可能也有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那天我们停在那里的的时候就停在那里了。所以，我认为我们当时就停在那里。但需要重申一下，因为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一直在讨论小组之类的事情，但是，当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徒互相审视时，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与罗马天主教会的传统和经文的权威相比，经文的权威是什么？与罗马天主教会相比，玛丽在新教中的地位如何？与罗马天主教会相比，新教中教皇的地位如何？或者，与罗马天主教会相比，新教中教皇的思想如何？所以，您可以继续讨论教规问题？我的意思是，新教徒如何看待教规？罗马天主教徒如何看待教规？您可以继续讨论下去。

因此，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之间存在着这种观点上的分歧，他们不得不努力解决。我们称这种态度为多年来形成的“历史态度”。现在，我们来谈谈历史变化以及发生了哪些历史变化。

我将提到在塑造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对话方面发生的四大变化。第一个你们已经知道的是梵蒂冈二世。1962 年至 1965 年的梵蒂冈二世彻底改变了罗马天主教会。

我们已经与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一起就梵蒂冈二世问题进行了演讲。周四晚上，鲁思和我参加了吉姆·鲁丁的精彩演讲。吉姆·鲁丁在校园里谈论犹太教。

但那天晚上他谈到了梵蒂冈第二次会议。有人问到了梵蒂冈第二次会议。他就谈到了梵蒂冈第二次会议。

实际上，他提到了我在讲座中提到的同样的事情，即教皇约翰二十三世被任命为所谓的看守教皇。吉姆·鲁丁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们没有真正的教皇，所以我们会让这个人上任，但他不会做太多事情。

然后他就会去世，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位真正的教皇。他召开了梵蒂冈第二次会议，整个罗马天主教会都炸了。所以，梵蒂冈第二次会议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变革。

梵蒂冈第二次会议的部分成果是让罗马天主教会更接近新教。所以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所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第二个历史性变化是我们在过去几周里讨论了很多次的，那就是约翰·F·肯尼迪当选总统。就全世界的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徒对罗马天主教的想法而言，他当选为美国第一位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总统，这极大地改变了现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罗马天主教。第三个变化就是有人所说的“战壕中的普世主义”。

那么，战壕中的普世主义是什么？战壕中的普世主义是寻找共同的道德和伦理价值观。毫无疑问，新教徒与罗马天主教徒发现的其中一点就是，我们在道德和伦理方面与罗马天主教徒有很多共同之处。战壕中的普世主义是罗马天主教徒、新教徒和东正教徒在许多情况下能够站在一起，在道德和伦理问题上相互支持。

例如，在婚姻和家庭价值观等问题上，罗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在婚姻和家庭价值观方面有许多共同点。在这个问题上，这是一种普世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婚姻和家庭价值观如今正受到来自许多不同方面的强烈攻击。然而，罗马天主教徒、新教徒和东正教徒有着相似的信仰和理解。堕胎。

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对堕胎的看法相似。但并不总是相同。他们的观点并不总是完全一致。

但他们在堕胎问题上有着相似的观点。这就是基层普世主义。拒绝色情、拒绝性交易、性交易等等。

罗马天主教徒、新教徒，当然还有东正教徒，在这些问题上也有着非常相似的观点和道德价值观。因此，战壕中的普世主义将是第三个。他们经历了历史性的变化。

第四点很有意思。这是一场运动。我对此仍然感到困惑。

我还没完全搞清楚。但第四点是，很多福音派人士正在转向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为什么在福音派会长大的福音派人士会转向东正教？是什么导致他们的生活发生这种变化并做出这样的举动？我们的一位毕业生、在圣母大学任教的教授克里斯蒂安·史密斯刚刚成为罗马天主教徒。

所以，这是他人生中一个有趣的变化。我的意思是，他不是被圣母大学聘用的。他被圣母大学聘为新教徒，但他现在成了罗马天主教徒。

所以，他经历了一次有趣的朝圣之旅。我的感觉是，很多福音派人士都被罗马天主教会或东正教的传统所吸引。他们被罗马天主教会或东正教的礼拜体验所吸引。

因此，教会的传统、悠久的传统、教会与 2000 年教会历史的联系感（在新教教堂中并不常见），以及在罗马天主教堂或东正教教堂中感受到的礼拜戏剧感（在新教教堂中并不常见），我的感觉是，这就是吸引他们皈依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原因。但毫无疑问，这里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因此，大约每三年，我都会教授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和比较基督教的高级研讨班。

我们还进行了一些实地考察。其中一次实地考察是去希腊东正教教堂。真是令人惊讶！我们走进教堂，遇到了很多戈登学院的毕业生，他们现在成了东正教教徒，并去了那座教堂。

而我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没有意识到戈登身边有很多人信奉东正教。所以，我总是问他们，你的故事是什么？你为什么从福音派转向东正教？但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因此，西方世界肯定有人皈依东正教。也有福音派信徒这样做。现在在南美，情况有点不同。

因为在南美洲，情况正好相反。罗马天主教徒正成千上万地皈依福音派，尤其是五旬节派。所以，在南半球，情况恰恰相反。

问题是，是什么吸引他们信奉福音派和五旬节派？显然，南美的一些人在这些五旬节派教会或其他新教教会中看到了一种精神的活力，一种上帝的感动，而这些是他们在自己的传统教会中看不到的。但毫无疑问，福音派和罗马天主教之间以及某种程度上东正教之间都存在着双向运动。所以现在，自然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我只想提一下对话的性质，然后继续达成一致或持不同意见，但对话的性质。有趣的是，罗马天主教徒已经与各种团体展开对话。罗马天主教徒对话的性质会让你感到惊讶。

好的，例如，天主教徒和圣公会教徒之间进行对话并不令你感到惊讶，因为圣公会教徒与罗马天主教徒有很多共同之处。而且有些圣公会教徒几乎是罗马天主教徒。我们谈到了牛津运动，所以你知道这一点。

当然，今天还有牛津运动。所以你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但你可能会感到惊讶的是，罗马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正在相互对话，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现象，因为马丁·路德被逐出罗马天主教会。

他对罗马天主教会发表了一些看法，但并不总是褒扬性的。但罗马天主教和路德教会正在对话，这很有趣。事实上，前几天晚上吉姆·鲁丁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犹太社区与路德教会的对话，这很有趣，因为路德对犹太社区也发表了一些相当严厉的言论。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你可以提到各种各样的团体。不过，我要提到的另一件事，你可能会感到惊讶，那就是罗马天主教徒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你不会认为他们有太多共同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一个相当强大且不断发展的新教教派。目前全球约有 2500 万信徒。

所以，他们现在是一个相当强大的教派。但你不会认为他们有很多共同点。但即使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和罗马天主教也在对话。

因此，从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之间的对话广度来看，对话的性质很有趣。所有对话都来自圣公会，你会认为，是的，这听起来是对的。但随后你谈到了路德教。

然后你甚至会谈到正在对话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好的，继续同意和不同意 D 项。让我提一下。我这里有四五项继续。

我想你可以说，这些都是持续的对话。这有点像周四晚上的对话。这有点像犹太人吉姆·鲁丁和福音派教徒马夫·威尔逊的对话。

他们可以就某些事情达成一致。但正如 Marv 所说，有些事情我们陷入了僵局。讨论仍在继续。

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也是如此。那么，让我来列举五个。第一位当然是玛丽。

我在课程中已经说过了。我仍然认为天主教徒对玛丽的评价过高。新教徒对玛丽的评价过低。

我认为，我们因为害怕罗马天主教对玛利亚的看法而不再宣扬和教授玛利亚。但我们在新教教会中太少提及玛利亚了。她是主的母亲。

圣经中有很多关于玛利亚等的伟大经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权威问题。

权威问题在于，对于新教徒来说，《圣经》才是权威。对于天主教徒来说，权威是《圣经》和传统。这一点不会改变。

这个问题可能会被讨论很多次，但不会改变。所以，第三个问题是教会的结构。罗马天主教会声称教会的结构是这样的，因为这是早期教会的结构，彼得是第一任教皇。

新教徒不相信这一点。新教徒说，你无法从《新约》中证明任何特定的教会结构。当然，新教徒不像罗马天主教会那样接受教皇制度。

所以，第三点。第四点是我所说的基本实践。罗马天主教会或新教教会的基本实践。

因此，罗马天主教会的基本做法是神职人员独身。现在，我们在课程中看到了他们如何允许圣公会牧师成为罗马天主教牧师。他们有妻子和家人等等。

所以，这方面存在一些分歧。但可以肯定的是，神职人员的独身主义是一种基本做法，但这种做法肯定会引起一些分歧。当然，女性任命的整个问题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周五，我们在讨论小组中讨论了唐纳德·戴顿（Donald Dayton）书中的女权主义思想。但女性任命的整个问题将是一个有趣的讨论，因为有些新教教派任命女性。有些则不。

罗马天主教会不任命女性担任牧师。所以这是基本做法。这应该会引起讨论。

毫无疑问。最后的分歧在于圣礼，在于圣礼的数量，因为大多数新教徒认为圣礼只有两种。罗马天主教会认为有七种。

还有圣礼的性质。早在宗教改革时期，我们就讨论过圣礼的性质。因此，圣礼的数量和性质永远是争论的焦点，尽管人们可能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毫无疑问。好的，罗马天主教会和新教以及讨论。现在，让我在这里停一下。

然后，我们来谈谈第二点，即超越基督教的三种世界宗教方法。但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这种对话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福音派信徒如此多地皈依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是的。您说这五个人都是吗？我可能会使用 Marv 在周四晚上谈论犹太教时的说法。

有些问题陷入僵局。我认为我们将永远陷入僵局。我们可能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当然，当我与罗马天主教徒交谈时，我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我的博士学位是在罗马天主教机构波士顿学院获得的。所以，波士顿学院有很多罗马天主教徒。我的很多老师都是罗马天主教徒。

例如，在玛丽亚问题上，我可以更接近罗马天主教的观点，即你们太重视玛丽亚了，而我们却太轻视玛丽亚了。我们真的需要比现在更认真地考虑玛丽亚。你们中可能已经很久没有听过关于玛丽亚的布道了，除了今年这个时候。

但其他问题，比如教皇制度，我的意思是，是的。所以，我认为有些问题你们可以更接近一些。其他问题，比如教皇制度，我看不出你们如何能做到。

我们只是不同意彼得是第一个。所以，我想这取决于这个问题。但我认为，就像马夫和犹太人的对话一样，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对话应该继续下去。

这对戈登学院来说是个问题。多年来，教职员工一直在争论罗马天主教徒是否可以作为全职教授在戈登学院任教。现在，罗马天主教徒可以作为兼职教授来这里任教，也可以作为访问学者或其他身份来这里任教。

但是，他们能以全职教授的身份授课吗？我的回答一直是：不，他们不能以全职教授的身份授课。原因是我们的教义声明，我们每年都会签署，所有教职员工每年在签订合同时都会签署。因此，全职教授必须签署合同。

而我们信条的第一条就是圣经的权威。所以，我总是说，你唯一希望在戈登学院任教的罗马天主教徒应该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你不会希望一个不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来这里。

你需要一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一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不会签署我们的教义声明，因为一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会说，不，权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圣经，另一个是传统。

所以，我真的不能签署这份教义声明，因为你坚持认为圣经是唯一的权威。所以那些，是的。所以，这很有趣。

我想这取决于具体问题。好的，让我们进入第二点，即探讨世界宗教的三种方法。只需将这一主题扩大一分钟，讨论世界宗教。

这不是一门关于世界宗教的课程，但你必须考虑一下，因为在当今世界，当谈到神学时，我们谈论的是世界宗教。所以，我只想提三件事。第一是排他主义。

一种排他主义的思想认为只有那些听到并响应福音的人才能得救。所以，这是对世界宗教、基督教以外的宗教的一种态度。这是对世界宗教的一种态度，一种排他主义，认为只有那些听到并响应福音的人才能得救。

所以这并没有认识到也许上帝的精神以其他方式发挥作用等等。这是第二点，包容主义。包容主义是，尽管基督教代表了规范，但基督教代表了上帝在基督里为拯救所有人而做出的规范性启示，包容主义意识到并相信，有时，有些人听不到福音。

他们听不到好消息。如果他们相信上帝，并按照上帝通过其卓越的恩典赐予他们的光明生活，他们可能会得到救赎。但这更像是一种包容主义，但这是一种认识，即上帝可能正在通过从未听过福音的人来工作。

然而，也许他仍然以某种方式通过他的精神和卓越的恩典发挥作用。所以这是一种包容主义。这有点脱离了排他主义，只有你听说过耶稣并忏悔你的罪过，你才能得救。

然而，包容主义承认并非每个人都听说过耶稣。那么，第三种方式就是多元主义。第三种方式就是多元主义。

现在，多元主义认为所有宗教都是平等的。多元主义有点像是放弃基督教，说基督教很好。它是一条通往上帝的道路。

这是一条通往上帝的道路。但所有其他宗教也是通往上帝的道路，它们都同样有效。所以你不应该试图选择一种宗教而不是另一种宗教。

你不必这么做，因为每种宗教都会让你达到与上帝同在的目标。所以这很有趣。现在，像保罗·蒂利希这样的人。

我们在课程中已经提到过保罗·蒂利希。保罗·蒂利希作为一名基督教神学家，在他的神学生涯结束时得出了一个结论。他的结论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同样有效的。

所以，他根本不认为基督教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有三种方法来对待世界宗教：排他性、包容性和多元性。有一个人，我们，让我看看。

我这里有几个名字，我只想提一下。哎呀，很抱歉。是的，看到那个姓氏了吗？记下这个名字，约翰·科布。

他还写了一本书，名为《多元时代的基督》。所以，在多元主义下，我原本打算在另一个部分中提到它，但没关系。让我们把它放在多元主义下，约翰·科布，《多元时代的基督》。

在我的博士课程中，我们举办了一场研讨会，讨论耶稣是谁、基督是谁等等。我们必须阅读约翰·科布的书。现在，这本书的论点是，基督精神存在于耶稣身上，但耶稣身上的基督精神可能并不比甘地身上的基督精神更多，或者他存在于印度教诸神和女神身上的基督精神更多，或者孔子身上的基督精神更多，或者伊斯兰教中的穆罕默德身上的基督精神更多。

也许我不应该用甘地，因为他是人。但孔子、穆罕默德或东方宗教的诸神和女神才是。所以现在他是一位基督教神学家，他提出了这个主张。

所以，这不是一门容易上课的课。但无论如何，我确实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基督精神存在于耶稣身上，但并不比存在于其他宗教领袖身上更多。但这肯定是科布的立场。

所以，他将这本书命名为《多元时代的基督》。在多元时代，你需要让多元主义来决定谁是基督。所以，我自己想到了一个奇怪的观点，我准备批评这个观点。

但无论如何，我们想要注意三种对待世界宗教的方法。好的，现在，我提到我在教学大纲的第 15 页，如果你们都和我一样在第 15 页。我一直认为忏悔自己的罪孽是件好事，所以我正在忏悔我的罪孽。

我跳过了 E3，直接进入了 F。我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我还是这么做了。所以我们将回到 E3，这就是我们将得出的结论。然后，我想说几句总结性的话。

E3，E3 是当今基督教神学的本质。我们今天在基督教神学中处于什么位置？当今基督教神学中正在渗透什么？那么这有意义吗？现在我已经忏悔了我的罪孽，你正在赦免我的罪孽，这是一件好事，我们现在正在做 E3。我只是不想让你感到困惑，但看起来我已经这样做了。

我确实对此做了一些记录。为了继续，为了什么，当今基督教神学的本质？好的，让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处于什么位置。神学运动可以告诉我你得到了什么。

告诉我你得到了什么。是的。好的，对，好的，我的意思是那是 E2。

启蒙运动对基督教神学等的批判。我本想把它归入 E2。我无意把它归入 E3。我把它归入 E3 了吗？好吧，愿上帝保佑我。

好吧，好吧，现在我要忏悔两件罪过。第一件罪过是混淆了你们。现在的罪过是，我们没有谈及第三件罪过，即当今基督教神学的本质。

那么你为什么不把 E4，即当今基督教神学的本质放下来呢？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为在这里我谈论的是新保守主义，我谈论的是希望神学；我谈论的是解放神学和多元主义神学等等。而我们还没有这样做。

那么你为什么不做呢？你这样做，E4？好吧，你为什么不做 E4，这是一种神学运动或类似的东西？祝福你们，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好的，好的，好的，E4。好的，E4 上的第一点是我所说的。今天有一种新的保守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更广泛的文化角度来看，它始于 1976 年。吉姆·鲁丁在前几天晚上的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它始于 1976 年的选举，那一年被宣布为福音派之年，吉米·卡特当选为美国总统。

现在，泰德和我记得，当吉米·卡特被提名为美国总统并于 1976 年当选时，他称自己是福音派。看到一些媒体人挠头说福音派，福音派是什么？这真的有点滑稽。好吧，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了解福音派是什么。当然，他们知道，但他们通常搞错了。

所以，他们通常做得不太正确。但从那时起，出现了一种新的保守主义，当然是普遍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就教会而言，新保守主义是我们上周五讨论的两件事的结合。

新保守主义认识到，传福音和社会事工都是福音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保守主义回到了芬尼的模式，回到了 19 世纪的榜样，并说，我们错误地将传福音与社会事工、社会正义问题分开。我们正在将它们重新结合起来。

唐纳德·戴顿 (Donald Dayton) 的《发现福音派遗产》一书就是在呼吁这一点，不是吗？记住，我们提到了基本论点。因为马太福音第 22 章的经文是怎么说的？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上帝，爱邻人如同爱自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保守主义实际上是一场将分离的两件事重新结合在一起的运动。

这就是我们要提到的一个神学运动，新保守主义，好吗？第二个神学运动，就像我说的，E4，你可以称这些为神学运动或类似的东西。然而，对我在神学院训练中非常重要的第二个神学运动是尤尔根·莫尔特曼的著作和他的书《希望神学》。所以有希望神学，但我们将使用莫尔特曼的书《希望神学》作为我们对此的主要见证。

现在，我想读一下你的教科书，因为你的教科书对此有几句话。所以我读的是《新教基督教》第 312 页。如果你想记下参考资料，请看《新教基督教》第 312 页。

让我读一下，然后我会很快再回来。但这是你的作者说的。这个神学是希望，引用，是从末世论的角度重新思考整个神学，不是作为终点，而是作为希望，作为上帝的未来，从而作为我们的未来。

在这种方法中，神学不是从需要恢复的创造的角度出发，而是与一些教父的观点一致，面向一个尽管堕落但拥有超越其所谓的原始天堂特征的未来创造。因此，整个人类戏剧，过去和现在，都包含在我们拥有最初根源的未实现的未来中。神学的视野与世界历史及其未来一样广阔。

新教基督教，第 312 页。因此，尤尔根·莫尔特曼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帮助改变了基督教神学的方向。这对未来来说确实是一件充满希望的事情。

换句话说，当今基督教神学主要讨论的不是伊甸园的救赎，也不一定是一个新伊甸园，而是一个全新的天堂和新的地球。那么神学在走向何方，基督徒在走向何方？他们正在走向这个新天堂和新地球，这个圆满的王国。因此，希望神学应运而生，尤尔根·莫尔特曼就是其中的代表。

好的，第三点，解放神学。我只想快速提一下这一点，因为周五我们提到了这三种神学，因为提出了一些问题。但让我给你举三个解放神学的例子。

第一名是詹姆斯·科恩。他写了一本名为《黑人神学与黑人权力》的书。因此，詹姆斯·科恩试图从黑人社区解放的角度来解读神学。

吉姆·鲁丁的讲座上也提到了这一点。天哪，我本该参加这次讲座的，但吉姆·鲁丁的讲座上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们中的一些人周四晚上和他共进晚餐，我们在晚餐时就这个问题谈了很多。

然而，对于黑人来说，詹姆斯·科恩在他的书中提出了这一点。对于黑人来说，出埃及记是旧约中一次伟大的经历，它已经成为他们的经历。所以，从奴隶制

到解放的出埃及记。所以，旧约中的出埃及记主题，被这个世界的黑人所吸收，确实提供了希望的神学。

好的，我们周五提到了詹姆斯·科恩。我们周五提到了古铁雷斯。解放神学。

因此，解放神学起源于南美，关爱穷人等等，解放神学。然后我们在星期五也提到，事实上，我们指出了玛丽·戴利和《超越天父》，这是女权主义神学。现在，让我解释一下女权主义神学，因为我们在星期五确实讨论过这个，但玛丽·戴利是一位激进的女权主义神学家。

当她在《超越天父》一书中说，她实际上是在谈论圣经语言，以及我们如何让圣经语言适用于女性和男性。但与她所说的超越这一点相比，这太温和了。因为最终，玛丽·戴利远远超越了基督教正统观念。

所以，她认为基督教会完全被摧毁了，她远远超越了基督教正统，进入了一种新时代，一种新时代女权主义神学和新时代宗教。我的意思是，这真的有点奇怪。我们提到并讨论了她的故事。

她被波士顿学院开除了。最后，她没有获得终身教职，被波士顿学院开除了。这就是解放神学。

现在，有三种，例如，黑人神学、解放神学和女权主义神学，好吗？我只想说，我们已经说过，我要讨论的下一组是多元主义和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那就是约翰·科布的书。所以，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当然，在基督教神学中，存在多元主义。我们在约翰·科布的书谈到的多元主义与这一部分有关，好吗？最后一部分，然后我将在这里提出一些批评，但就未来而言，最后一部分是福音主义。

福音派对未来有话要说，这一点毫无疑问。因此，福音派，关于这一点，我提到过，我提到过吗？不，我提到过阿拉斯泰尔·麦格拉斯的书《福音派与基督教的未来》。所以，阿拉斯泰尔·麦格拉斯，这本书的书名很有趣，《福音派与基督教的未来》。

因为阿拉斯泰尔·麦格拉斯是牛津大学的福音派教师，他把福音主义视为教会的伟大希望，也是教会未来的巨大希望，教会可以借此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并向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传播福音。所以，这就是我关于当今神学发展方向的下一个分类。好了，说了这么多，让我对这些神学提出一些批评。

所以，也许包括福音派神学，但我们有新保守主义、希望神学、解放神学、多元主义、福音派，有什么批评？好吧，我想我的第一个批评是，我在普林斯顿的一位教授曾经称其为月度神学俱乐部，月度神学俱乐部。也许他部分正确，也许我们生活在月度神学俱乐部的时代。也许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神学从一种文化事物转移到另一种文化事物的时代。

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月度神学俱乐部，这意味着我们没有从 21 世纪早期教会获得良好的稳定状态神学。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事情，确保我们讨论的一些神学不仅仅是月度神学俱乐部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作为批评，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讨论的许多神学都是以圣经为基础的。

他们从一开始就有着非常清晰的圣经基础和圣经理由。他们确实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着很好的圣经愿景。但许多人都偏离了这一愿景。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莫尔特曼来说也是如此，他开始偏离希望神学之类的东西。他开始不再把圣经视为上帝的独特启示。所以这是我的批评。

我认为我们需要小心这一点。你需要以圣经为基础开始和结束。但许多神学可能以圣经为基础开始，但后来却偏离了圣经，所以。

好的，我的第三个批评是，许多神学理论一开始也是以基督论为基础的。许多神学理论一开始确实试图理解基督论，并清楚地将其理解为神学的框架，但后来却偏离了这一点。现在，当你将约翰·科布的早期著作与后期著作进行比较时，你会发现约翰·科布就是这样的。

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以基督论为根基。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基督精神可以在耶稣身上找到，但并不比孔子身上更伟大。所以，这里存在一个滑坡，有点偏离基督论根基。

好吧，我的下一个批评是，其中一些运动明显是反基督教的。玛丽·戴利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她自己的人生结局就是如此。她不是基督教内部的忠实讨论者，但她的神学却完全反基督教。

想要彻底消灭教会，真正地，从教会中脱离出来。好吧，这些是我对此的一些批评，但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状态，月度神学俱乐部的状态，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状态。好吧，这只是课程第 14 讲的结论。

我想做些总结。在此之前，我们刚才讨论的神学内容还有什么吗？下次我教这门课时，我一定会像教你们那样，不会跳过 E 部分第三部分。如果让你们感到困惑，我一定会再这样做。

那么，你对此有什么疑问吗？好的，我想问的是，是的，亚历克斯？是的，每月神学俱乐部，我的普林斯顿教授。每月神学俱乐部几乎就像文化一样。为了跟上文化，我们需要宣扬一种新的神学。

因此，我们必须拥有女权主义神学，因为文化正在变得有点女权主义。我们必须拥有多元神学，因为文化正在变得有点多元。因此，我们必须拥有一种能够应对这种多元性的神学。

因此，这样做的危险在于，文化永远是一个移动的目标。如果神学总是试图追逐这个目标，那么你就会一直发明一种新的神学来迎合文化。所以这就是他对此的批评，是的。

如果神学有任何意义，它必须深深植根于圣经之中，而圣经是永恒的话语，适用于所有时代和所有文化。这有道理吗？这就是他对神学的批评。好的，课程结束。

我还有一些总结性的话想说。然后，对于加入我们的人，我们在最后十分钟左右说，如果你想参与其中，我只是了解一下你自己的教派生活是什么样的。但你不必参与，你可以说我通过了。

好吧，我想做一些总结性的评论。首先，如果你想认真研究本课程之外的神学发展，我想鼓励你。我认为我们的方法对人、思想和事件都很有帮助。如果你要真正研究神学，那么这三个问题你应该一直问自己。

这些人是谁？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哪些重大事件塑造了这些想法？这些真的很重要。所以，如果你对神学感兴趣，我会记住这些事情。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想提一下我们在本课程中讨论过的一些人；总的来说，我们在本课程中讨论过的这些人都是具有伟大牧师意识的人。他们想为了教堂里的人们而研究神学。他们不想把神学仅仅当作一种学术活动。

加尔文、路德、施莱尔马赫、巴特或尼布尔都不是这么想的。他们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想的是牧灵神学，当然，我想卫斯理也是这么想的。他们想的是牧灵神学。

现在，我很遗憾地说，这种情况今天已经改变了。今天，很多人只是把神学当作一种学术练习。这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意义，对教堂里的人来说也没什么意义。

泰德和我刚刚参加了巴尔的摩的美国宗教学院会议，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一点，非常明显。今天很多人只是把神学当作一种学术活动。他们对教堂里的人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危险。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我希望你们总是这样。我们在课程中试图做的是让你们从宗教改革时期到现在有一个宏观的视野。

我的意思是，如果只教授宗教改革时期的课程，或者只教授 18 世纪的课程，或者只教授 19 世纪的课程，那就太好了。但我们希望您能对神学有更全面的了解，这就是我们在课程中尝试做的，我认为这很重要。第四，神学的中心是基督。

你应该始终如此。但是，你在发展自己的神学时，应该始终从基督论的角度来发展。所以，朋霍费尔提出的问题，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基督是谁？这是一个

重要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在发展自己的神学时，不不断回到基督论的问题和耶稣是谁，你的神学就有偏离正轨的危险。

这就像我们的地球远离太阳一样，你知道吗？那样会有危险，不是吗？所以，要始终从基督论的角度来解释你的神学。接下来，还有两件事，但倒数第二件事是这个。现在，我希望你从本课程中学到了一些技巧，可以用来制定你自己的神学。

所以，你需要仔细思考，你自己的神学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但这是我在课程中多次说过的话，至少我认为我已经说过了，如果我没有说过，我应该说过。但基督教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宗教，但它从来都不是私人宗教。你只能在教会的背景下，在信徒的社区中制定自己的神学。

你不能，你的神学不是靠你和你的圣经单独形成的。而是你和你的圣经思考问题，然后将你思考的结果带给基督的身体、教会和信徒社区。所以这就是你要做的。

我希望并祈祷你能在社区背景下阐述神学。这不是个人行为。我说过这个；我们在谈论加尔文时也说过这个，但人们对加尔文的看法是错误的。

人们把加尔文当成神学界的独行侠，只做自己的神学。事实并非如此。加尔文每周二都会和改革派牧师见面，讨论他们周日要讲的神学。

但加尔文想确保他和其他人对圣经有共同的想法。所以，我鼓励你们这样做。最后，就我最后的总结而言，让我们记住加尔文、巴特或施莱尔马赫的观点，即神学必须在每一代重新诠释。

你不能只是继承过去，然后说，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所以，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理解和重新诠释神学，你需要在每一代人中重新致力于神学。所以，这样做很重要。

我们感谢那些做到了这一点的人，比如加尔文、施莱尔马赫、劳申布施、巴特，或者我们谈到的那些人。我们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试图重新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神学。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在他的教会历史课程《宗教改革至今》中讲到的。这是第 2 7 节关于现代神学的课程。